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兄弟们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中國國際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兄弟们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兄弟们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耿济之译.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75-5

I. ①兄… II. ①陀…②耿…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4811号

兄 弟 们

著 者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耿济之
责任编辑	张娟平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73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75-5/I·417
定 价	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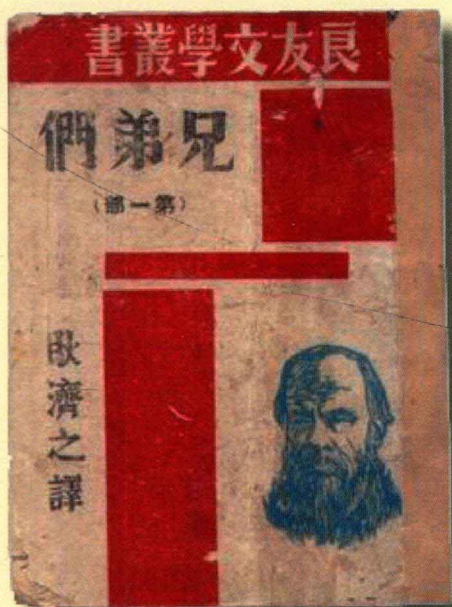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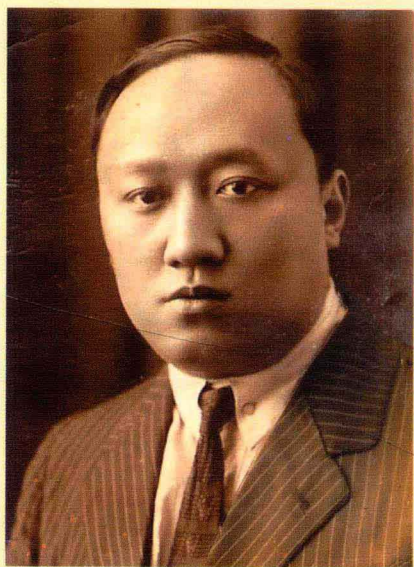




民国版耿济之译《猎人日记》书影



耿
济
之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目 次

好色之徒

第一章	仆室内	3
第二章	丽萨魏达	12
第三章	热心的忏悔（诗体）	19
第四章	热心的忏悔（故事）	34
第五章	热心的忏悔“脚跟朝上”	46
第六章	司米尔加可夫	60
第七章	辩论	69
第八章	喝了白兰地以后	78
第九章	好色之徒	91
第十章	两人在一起	101
第十一章	又是一个失去了的名誉	120

好色之徒

第一章 仆室内

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卡拉马助夫的房子并不在市的中心，却也不完全边僻。它很陈旧，却具有愉快的外表：单层房屋，还带阁楼，漆着灰色，带着红色的铁顶。然而它还能支持许多时候。这房子开间极阔，很舒适。有许多各色各样的堆室，各色各样的密室，和意料不到的小梯子。里面繁殖了老鼠，然而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并不很生气它们：“晚上独自留着的时候不至于那样厌闷。”而他确乎有到了夜里打发仆役们到边房里去，自己一人在房子里关闭整夜的习惯。边房在院里，广宽而且坚牢；费道尔·伯夫洛维奇把它分派做厨房，虽然厨房在正房里也有的。他不爱厨房的味道，食物无分冬夏全从院子里端来。总而言之，这房子是为大家庭造的，无论主仆再加五倍都住得下。但是在我们叙讲这篇小说的时候，房内只住有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和伊凡·费道洛维奇两人，在仆人的边屋内只住三个仆人：老头儿格

里郭里，老妇玛尔法，他的妻子，和男仆司米尔加可夫，年纪还轻。对于这三个仆人必须说得稍为详细些。关于老头儿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维奇·古图作夫，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话。他是一个坚定倔强的人，会固执而且不屈不挠地走到一个点上，只要这个点为了什么原因（时常太不合逻辑的原因）在他看来成为一种无可推翻的真理。他的妻子，玛尔法·伊格纳奇也夫纳，虽然一辈子在丈夫的意志前面无条件地服从着，却时常对他麻烦地要求，（例如在农民刚刚释放了以后，）离开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到莫斯科去，开始做某种小生意，（他们是积了一些钱的，）但是格里郭里当时而且永远决定，女人在那里胡说，“因为一切女人全是不纯洁的，”他们不应该离开旧主人，无论这主人成为什么样子，“因为这是他们现在的责任。”

“你明白不明白，什么叫做责任？”——他对玛尔法·伊格纳奇也夫纳说。

“关于责任我明白。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维奇，但是我们有什么留在这里的责任，我真不明白，”——玛尔法·伊格纳奇也夫纳坚定地回答。

“你用不到明白，就是这个样子。以后不许说话。”

结果是他们没有走，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对他们定了工资，并不多，却按时清付。格里郭里也知道他对于主人有无从辩驳的势力，他感到这个，而这是对的：一

个狡狴，固执的小丑，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像他自己所说似的，“在某种生命的条件里，”有很坚定的性格，而在某种别的“生命条件”里，他的性格甚至大见软弱，这在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他自己也知道，是那一种条件，知道了，所以很害怕。在有些生命条件里，应该把耳朵竖得尖尖的，而且如没有忠实的人在傍边，将很见困难，而格里郭里是最忠实的人。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在自己的职业的持续期间，许多次常发生可被殴打，而且打得很利害的情事，永远由格里郭里，予以援救，虽然事后每次他总要对教教训一顿。然而单单殴打不致使费道尔·伯夫洛维奇生惧；常发生一些高尚的，甚至很精细，复杂的事情，到那时候，大概连费道尔·伯夫洛维奇自己也不能断定对于忠实，亲近的人有如何异乎寻常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他忽然有时起始闪电般地，而且不可思议地自行感觉到的。这是些近乎病态的事情：十分淫荡，而且在色淫里时常残忍得像恶虫一般的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忽然有时在酒醉的时候自行感到精神上的恐怖和道德上的激变，在他的心灵里甚至几乎形体上地影响着。“我的心灵在这时候就像在喉咙里战栗似的，”——他有时说。就在这种时候，他爱在他的附近，并不见得在一所房子里，却在边屋里，有一个忠实的，坚定的，完全和他不相同的，不荒唐的人，他虽然看见了这一切发生着的败行，并且知道一切的秘密，却还是

由于忠心而容忍这一切，并不反对，主要的是不加责备，不说威吓话，无论关于这世界，或未来世界的；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对着谁？对着一个不相识的，却可怕的，危险的某人，事实上是一定需要有另一个人，古老的，友善的人，可以在痛苦的时间招他前来，只为了可以审视他的脸，或者搭讪几句话，甚至完全局外的话，只要他没有什么，并不生气，心上好像轻松些，如果生气，那末更加悲苦些。出过这样的事：（自然是十分稀有的，）费道尔·伯夫洛维奇甚至夜里走到边屋去把格里郭里唤醒，叫他到他那里去一下子。格里郭里去了，费道尔·伯夫洛维奇谈些完全不相干的话，立刻打发他走，有时甚至加上嘲笑和玩笑，而自己吐了一口痰，躺下来睡觉，做了一个得到真理的人的梦。在阿莱莎回来后，费道尔·伯夫洛维奇也曾发生过和这相仿的事情，阿莱莎“刺中他的心，”是因为他“生活着，一切都看见，却不加任何责备。”不但如此，他还带来了从来未有的东西：对于他这老头子完全没有贱蔑心思，相反地，永远的和蔼，完全自然的，坦白的依恋，对于他一个这样不值得依恋的人。这一切对于老放荡鬼和没有家庭的人，是完全的意外，对于至今只爱“坏事”的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阿莱莎走后，他自己承认他明白了一点至今不愿明白的东西。

我在这篇小说起端时业已提过，格里郭里恨阿台拉